



推理要在晚餐后
REASONING AFTER DINNER



DEATH IN THE BATHROOM

浴室命案

.....
推理小说黄金时代的大师力作 惊悚诡异登峰造极的智力游戏

时代文艺出版社

绿蒂◎编著



推理要在晚餐后
REASONING AFTER DINNER



DEATH IN THE BATHROOM

浴室命案

绿蒂◎编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浴室命案·2/绿蒂编.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3.9
(推理要在晚餐后)

ISBN 978-7-5387-4372-2

I. ①浴... II. ①绿... III. ①推理小说—小说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7270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选题策划 方伟
责任编辑 方伟 李硕
装帧设计 陈阳
排版制作 周艳云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违者必究

浴室命案

绿蒂 编著

出版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130011

总编办/0431-86012927 发行部/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010-63108163

网址/www.shidaicn.com

印刷/北京同文印刷责任有限公司

开本/710×1000毫米 1/16 字数/222千字 印张/15

版次/2014年1月第1版 印次/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24.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录

001	子夜枪声	艾伦·海德
010	侍女命薄	特德·尼尔
017	从门缝中射击	李纳德·汤普森
036	天网恢恢	巴纳比·弗兰克
046	逃税者之死	朱利叶斯·郎
072	大侦探落圈套	索毕
076	死里逃生	詹姆斯·韦尔奇
085	神秘的爆炸	蒂特马斯
096	勇妇历险复仇	阿瑟·迪克斯
108	机密文件	约翰·狄克森·卡尔

124	良心的谴责	撒迦利亚·查尔兹
146	贩毒者	德怀特·斯温
159	死犯在临刑之前	昆汀·雷诺兹
170	大破越狱党	阿尔伯特·斯皮尔
181	逃税者	阿瑟·米勒
188	幸运符	西尔弗曼
199	狂犬悍盗	詹姆斯·布莱斯
211	无头女尸	马林·斯通
221	浴室命案	伦纳德·汤普森

子夜枪声

艾伦·海德

那个留着灰色小胡子的矮胖子，站在朝阳中的人行道上，他刚吃过了一顿丰盛的早餐。悠闲地，把廉价的烟，装在一支蹩脚的烟斗里，从袋里摸出一盒火柴来，点了烟，看着街景。

这个50岁的人——阿利斯·派克，是荷莱小镇上，唯一有名的侦探。他站在家门口，和来来往往的朋友和邻居们打着招呼。

“看你好像有心事似的，阿利斯。”邻居埃尔克说。他这时是到市区里自己店里去的。

“也许我有心事，”阿利斯·派克说，“奥勋郡发生了一件谋杀案。他们很希望我去帮他们的忙。”

“谁被谋杀了？大侦探”那朋友问。

“一个叫莫利·布莱克的男人。年龄大约跟我相仿。”

“喔，是的。我在报纸上读到过这件事。那是在前天晚上发生的。两个歹徒侵入了他的屋子，把他的妻子绑了起来，把嘴塞住了。然后把他杀死。”

“唔，”阿利斯·派克说，“就是这件案子。”

“但是，这是发生在盘林登郡以外的事。不在你的管辖之下的呀？”

派克笑了笑。“你不知道，”他说，“只要有个顽皮的孩子在本区里闯了祸，他们一定要我去设法解决的。”

派克的话，并没有在吹牛。自从他在这个偏僻的郡里当侦探以来，他已经把100多个谋杀犯送上了断头台、电椅、和毒气室。因此他的名誉布满了

全美国。就是在欧洲较大的城市里，也有人知道他。大城市里的警察局常来请他帮忙。而这位小乡村里的大侦探，对一切疑难的案件，往往都带来了正确的答案。

“大城市里的侦探们，大都是些笨蛋，”派克常常在埃尔克俱乐部同他的朋友们说，“第一是他们没有常识。他们太注意一些明显的事。第二是他们在谋杀案中，不注意‘不自然’的事。我总是很留神这些‘不自然’的事的，所以我能破案。”

在这天早上，派克穿过了街道，到对面那所古老的法院里。走上了发响的楼梯，到他在二楼后部的办公室中。当一个年轻的女人走进来的时候，他正看完了早报。“早安，安娜，”派克对他的秘书贝亭夫人说，“把你的小册子和东西预备好了。在早餐前，我接到了一个电话，他们正被布莱克的案子困扰着。我得去帮助他们。”

他看了看满堆在屋子里的纪念品——这些都是他因破案而得的，他擦了擦他的眉毛。

“我真不懂。”他说，“假如没有了我，这些该死的检察官将怎么办呢？安娜。你知道吗？今天又有一件棘手的事要干了。”

当他们在早上11点到达莱克汉脱镇时，派克第一件做的事是：和奥勋郡的检察官约翰做一次简短的谈话。和这位从乡下来的大侦探相比，约翰显得高大和英俊。约翰的衣服，裁剪贴身，派克的皱而旧；这位检察官的流利的英语，使派克的乡气十足的话显得可笑。但是，约翰和别的高级长官一样，对这位盘林登郡大侦探的才干是很尊敬的。

“约翰，请你把这件案子告诉我。”派克说，坐在约翰的办公室中，点起了他那个蹩脚的烟斗。

经过是很简单的：50岁的木材商人，莫利·布莱克和他的妻子伊萨，同住一家杂货店楼上的四间公寓里。8月14日半夜2点钟左右（派克到此33小时之前），两个歹徒走进了布莱克的屋子。布莱克太太被响动惊醒，她走出卧室去查看。不料，在厨房里她被强盗从背后过来，掩住了她的嘴，不许声张。

两个歹徒立刻将她绑了起来。当一个把她绑在椅子上的时候，另一个开始轻轻地搜查屋子。在他搜劫的时候，枪声响了一下，一颗点三八口径转轮枪的子弹，洞穿了布莱克的前额，当他刚被歹徒惊醒时，立刻被杀了。

检察官说完了故事，派克拍去了烟斗里的烟灰。“请你告诉我，约翰，”他问，“布莱克太太有没有看清楚这两个人的模样？前天晚上的月光不是很亮的吗？”

“她现在很慌乱。她仅有的描述是一个矮的和一個高的。”

“喔，喔，”派克说，“这两个歹徒得到了些什么？约翰？”

“300元现金。是布莱克先生那天从银行里拿来的。”

“他们在什么地方找到这些钱的？”

“在被褥底下。”

“布莱克太太是否和她的丈夫睡在一床的？”

“是。”

“我猜那个打死布莱克的凶手，一定在搜查被褥底下的钱的时候，把他惊醒的。”

“只有这个可能。”

“你有没有嫌疑犯？约翰，在布莱克先生从银行里拿钱出来的时候，附近有没有可疑的人？”

“我们拘捕了好几个嫌疑犯，不过看来没有一个有关系的。你要不要问问他们？”

“不，我想到出事地点去看看。”

“在那里你会遇见那个寡妇的。”约翰说。

“很好，”派克说，“我要和她谈谈。她或者能够记起一些她忽视了的事。”

在杂货店楼上的公寓里，派克和安娜·贝亭被一个戴着无框眼镜、矮胖的黑发女人请了进去。“你是布莱克太太吗？”派克问。

这个女人点了点头。她正在读《圣经》。

“我是阿利斯·派克，这是我的私人秘书贝亭夫人。”

“请进来，派克先生。”伊萨·布莱克说，“约翰先生告诉过我，你是他请来的。”

“请坐下来，布莱克太太，我们想看看这里。我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问题。这些你已经被别人问得够多了。”

“谢谢你的好意，派克先生。”伊萨·布莱克说着就哭了起来。

“好了，好了，”派克拍着她的肩膀说，“哭泣不能帮助我什么的，布莱克太太。”

这所公寓的起居室面对着街道。起居室后面是餐室，最后是卧室。厨房在餐室的旁边。除了餐室，每间屋子都有窗户。派克巡察了一遍。他只看了每一件东西，但是并没去碰它们。他只在请求布莱克太太是否允许他抽烟的时候，停顿了一下他的视察。

最后，他坐在卧室里，将这公寓画了一个草图。他把这草图交给了贝亭夫人。“把它藏起来，安娜。”他说。然后，他回到起居室里说：“布莱克太太，我真不愿去打扰你。但是，能否请你和我一同到卧室里去一次？”伊萨领着派克进去。安娜·贝亭拿了她的记事小册子，跟在后面。

布莱克夫妇所睡的那张大床，安置在一个离餐室门很远的角落里。“你睡在床的哪边，布莱克太太？”

“在外边的，离门较近。”

“好，”派克说，“这就说明了你能起来，而不致惊醒你的丈夫。能不能请你将前夜从此地走出去的样子，再做一遍给我看看，还请你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被这两个人抓住的。”

布莱克太太领着他们。从餐室走到厨房。在走进厨房门口时，回身对派克和贝亭夫人道：“他们或者听到我来，”她解释着，“总之，我从这里走出去的时候，他们是从后面把我抓住的。有一个用他的手掩住了我的嘴。到这时候我才发觉到，那个吵醒我的声音是歹徒。”

派克看着厨房里的两个大窗子。“布莱克太太，”他说，“前夜是一个月全的晚上。假如我计算得不错的话，那时的月亮正好直射到这间屋子里。”

“你很对，派克先生，”寡妇说，“这间屋子充满了月光。”

“好，”乡下大侦探说，“你对这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可曾看清楚了吗？”

布莱克太太点了点头，“看得很清楚。尤其是那个高个子，他们一个很高，一个很矮。”安娜·贝亨记下了每一个字。“那高个子是——”

“他是一个很黑的人。”派克插进去说，“他是不是戴着一顶帽子？”

布莱克太太看来很惊奇。“是——是，”她说，“是的，完全对的。你提起了，我才想起，我差不多全忘了。”布莱克太太不相信地望着派克说：

“可是，你到底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派克先生？”

派克叹了口气。“当一个侦探，应该知道这些事的，布莱克太太，”他说，“说实话，我脑子里有着可疑的人。那个矮的，你可曾看清了他？”

“没有，没有怎么看清他。他一直在我背后，把我捆好后，就走开了，那个高个子就把我绑在椅子上。就是那只椅子。”

派克详察那张白漆椅子。上面有着绑这个女人的绳痕。

“对的，布莱克太太”派克说，“你是在这个被高个子绑在椅子上的，那个矮的到什么地方去了？”

“唔，我不能确定他先到什么地方去，所有的灯都是关了的。”

“我懂得你的意思。从厨房里，你只能见到餐室的一部分，起居室和卧室是你全都看不见的。过了一会儿，你就听见一声枪声。”

那寡妇点了点头，哭了。

“好了，布莱克太太，”派克说，“我只有一两件事，要烦劳你一下。当你听到了枪声，那个守住你的高个子做些什么？”

“他高声喊另一个。”

“很有趣，”派克说，“对另一个人说了些什么，你记得吗？”

“我不会忘记这两个人的话的。那个绑我在椅子上的人高喊：‘你干吗要打他？’那个在卧室里的高声回答：‘我打他，因为他醒了。’”

“这个高个子，”派克说，“是不是有些外国口音？像不像一个意大利人？”

“他正如你所说的，好像不是本地人。”

“另一个呢？”

“依我的判断，他应该说着一口普通话。”

派克转向贝亭夫人。“你把这些都记下了吗？安娜。”那女秘书点了点头。

派克要知道以后的事。布莱克太太告诉说：后来那个高个子跑到他同伴那里，说了几句她听不懂的话，就冲出了公寓。最后，布莱克太太弄断了绳子，到窗口去呼救。她的被绳缚过的脚踝，至今还发着痛，她的上嘴唇还留着被有力的手紧按的伤痕。

贝亭夫人和派克走进另一间屋子，把烦恼的布莱克太太留在厨房里，“先生，”贝亭夫人说，“这个女人精神不宁，我想该找个医生给她些安神药。”

“你说得对，安娜。我觉得对她很抱歉。”派克问明了布莱克太太医生的电话，然后把他招来。等医生来了，派克和他的秘书离去。

楼下，新闻记者们包围住了他，要他发表谈话。

“我很高兴看见你们，孩子们，”他说，“事实上，我是有一个报告。就是我已经从布莱克太太那里得到了线索。不过我希望你们别去打扰她。就是没有那些该死的问答，也够她烦恼的了。”

“关于这个线索，”派克继续说，“就是：布莱克太太给了我一个歹徒的模样。”

“她说他怎样？”

“这个我现在还不能宣布，”老狐狸说，“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在访问布莱克太太前，脑筋里已经有了一个嫌疑犯。现在我确定我的预感得到了证明。”

接着，有许多问题提出，但派克没有回答他。“我已经给了你们一个好的故事了，孩子们，”他说，“现在你们应该满足了。一两天之后，我会给你们透露更多的事。”

“你现在到什么地方去？大侦探。”

“别给人知道。”派克眨了眨眼说，“我去钓鱼。”

安娜·贝亭回到荷莱小镇的时候，派克真的去钓鱼了。那天清早，他驾车到很远的海边去。那里有他几年来长租的小屋。当他有事需要思索的时候，他总是去钓鱼的。

那天下午、晚上、翌日早上，派克保持着冷静的思索。在精神上，他把每一个问题思考了好几次。当他确定了他的理解没有缺陷时，他藏好鱼钩，锁上了小屋的门。他赶到约翰的办公室中，打了个电话给安娜·贝亭叫她快来。

这个乡下大侦探，对任何局面都有一种戏剧性的解决诀窍。他走到检察官的办公室里说：“约翰，我把这件案子解决了。”

“到底谁是你的嫌疑犯？”约翰问。但派克只是微笑。

“不等安娜·贝亭来到，我不能告诉你，约翰。”他说，“她做了些笔记，她在把它打出来，我要她读给你听。线索和杀人犯都在笔记里。”

因此他们等着。

当安娜·贝亭来了之后，她一字一字地把布莱克太太说的歹徒和卧室里的枪声等情形读了出来，约翰很仔细地听着。然后他说：“阿利斯，我真摸不着头脑，你的脑子里有些什么。布莱克太太给过我同样的报告——除了一个歹徒的详细外貌。”

派克对安娜眨了眨眼，从约翰的桌子对面凑了过来。

“伊萨·布莱克，”派克惊人地发表，“就是杀人犯。”

“什么！”

“我还没有得到足以送法院的证据，”派克说，“但是这确实是她干的。现在你不必告诉我说椅子上有绳痕，她的脚踝和嘴唇上有伤痕。这些都是她自己弄的。这不过是整个戏的一部分。”

“能不能也让我在这个戏里参加一下？”约翰问。派克对他的秘书说：

“安娜，把布莱克太太说的关于那个在厨房里的人，听见了枪声而和他的同伴高声说话的那一段，重念一遍。”

贝亭夫人照此做了。然后派克解释道：“依我看来，这很不自然，约

翰。让我告诉你，我做了些什么。当我去钓鱼的时候（顺便告诉你，我一条也没有钓到），我把自己比作那个厨房里的人。我是在陌生人的家里，对于四周的通路我不十分熟悉，而我的同伴走进了一间有人睡着的黑屋子。我听到了一声枪声。我是不是会很镇静的知道，这一声我没有看见的枪声，是我的同伴放的？不，决不！我当时唯一能做的事是吓得半死。同时会想到：布莱克开枪了，是他杀死了我的同伴，他这会儿正拿了枪，从黑暗中走来，我将是他的第二个目标。”

派克倒去了他烟斗里的烟灰。

“约翰，”他继续说，“你该记着，恐惧是每一个人的最厉害的感觉——哪怕是一个杀人犯。所以厨房里的家伙——假使真有这么一个人的话，他首先要找出：谁在另外一间屋子里开枪。因此我知道，这个人（及另一个）只存在在布莱克太太的脑中。”

约翰被震住了，但是他有一个问题。“那你为什么要告诉记者们说，你有一个男性嫌疑犯呢？”他拿出了新闻摘录。

“我并没有不告诉他们这些事，”派克说，“约翰，你只要看看我的摘记，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我说布莱克太太给了我一个强盗的描摹。我还说在我去布莱克那里之前，心里就有了一个嫌疑犯。因为犯罪方式告诉我，布莱克太太是给了我一个歹徒的模样描述的，我帮她完成了他的形象。当一个人犯了罪，他希望你能帮助他编造完美的谎话。现在，假如是真有这么一个人的话，她会记得很多东西的。在我没到这里时，她早就会把这些事都告诉你了。”

约翰迷惑地听着，记起了另一个问题。“你说你到她那里前，已经疑心她了。阿利斯，为什么？”

派克笑了笑。“你对我说：她告诉你，她在夜里听见了一个声音，是她起来看个究竟的。现在，你想是会有一个女人，在夜里听见了一种声音，同时，她的丈夫睡在她旁边，而她不推醒他，叫他起来去看看什么声音的？假如你能找出这样的女人的话，我也可以到乡下去找一只两个头的牛给你看。任何一个女人如照布莱克太太说的那样做，是不自然的。”

约翰被说服了，但是他还要知道什么是杀人的动机。

“这很简单，”派克说，“布莱克太太刚好在她生活转变的时候——好些女人对另一个男人有一种狂热的时候，对自己的丈夫便感到厌倦。你会在本案里发现另一个男人的！”

确实，后来证明是有一个男人在本案里。伊萨·布莱克追求着浪漫，她憎恨任何不罗曼蒂克的事，这包括了不懂浪漫的丈夫。因此她杀了他。

要得到物质上的证据，对派克好像一种儿童游戏那样容易。在布莱克家附近，找到了一支点三八口径转轮枪。原主就是莫利·布莱克。抢劫的动机一直做着本案的烟幕，直到派克在衣橱抽屉里发现了布莱克在被杀前从银行里取来的300元钱。大侦探又查得布莱克太太在一星期前，已预计到她丈夫的死亡，因此，她会到附近的城市里买下了丧服。

这女人被起诉。罪恶昭彰，被判无期徒刑。数年后却又被赦了。

红叶 译

侍女命薄

特德·尼尔

4月初某夜，在波特兰僻静的大街上，有一个报童一边走一边扯着喉咙叫卖。他转过街角，靠近福斯大街的巴姆咖啡馆时，有一个男人忽然从咖啡馆隔壁的小巷中匆匆跑出来。

“先生，要不要买一张？刚刚出版！”

“滚开，瘪三！”那人怒喝一声，很慌忙地跑开去。

卖报的报童也不甘示弱，反唇相骂起来。可是那人并没有听见，他已横穿过马路，消失在黑暗中了。

孩子仍旧向前走，继续不休地叫卖着他的报纸……

巴姆咖啡馆管理人斯威纳在嘈杂的音乐声中，突然听见有人在断续地惨呼。

“喂！大家静一点！”斯威纳喊。

屋子里即时安静下来。

“你们听，这是什么？”

“这声音好像在楼上。”一个大胖子说。他把胸前的白布围单一手拉下，冲出后边的那扇门，把他笨重的身体一步一步抬上楼梯，斯威纳跟在后面。

楼上是公寓。那房间里住着一位新来的女侍名叫伊娜的。她刚值过夜班，回到房里去休息。

房间里的灯光很暗，他们看见伊娜倒在地上，身上仍旧穿着白色制服，不过这件洁白的外衣快被血染成红衣服了。她的头可怖地歪在一边，喉间有一条又长又深的裂伤。斯威纳和大胖子一看吓得倒退几步。那女人已断了气。

一接到报告的电话，两位大侦探加利根和斯诺率领探员立即赶到出事地点来。

斯威纳对于伊娜的身世完全不明了，他所能告诉侦探的，只是这件惨案发生在那天——4月2日——的凌晨1点钟左右。再有一点他可证明的，就是那一阵狂叫的确是伊娜的声音。

“她大约25岁，这点我敢确定，”斯威纳接下去说，“她到这里来还不过两个星期，而且还在试用期，然而她的工作态度非常好，可以说是我们这里最好的一个。她又稳重文静，从未在男人面前有轻佻的态度。她说因为没有亲人，所以不愿住旅馆，宁愿独自一人在这里租一间公寓。”

死者的房间里毫不紊乱，仍旧保持着原来的模样，可见她被害时未曾挣扎。四周经侦探检查之后，并没有发现凶器和行凶的痕迹。不过，验尸官芬莱——他刚刚到达这里——说，照创口看来，凶器很明显的是一柄剃刀。

不但关于凶手的线索找不到，就连伊娜是什么样的人，她从什么地方来，也找不到一丝线索。

咖啡馆里一个艳丽的女侍告诉侦探说，伊娜刚才提早几分钟下班的，她说因为头痛，想马上回去睡一睡。

从女侍的话和尸体还穿着制服两点上，侦探们推测：她没有回卧室之前，房间里也许已有人在等她。或者凶手在她进卧室之后两分钟，就跟着进去的。再从房间里并不混乱和凶手在公寓里逗留的时间两点上，又可确定凶手是个熟人。

据伊娜的同事说，曾有一个顾客对伊娜很迷恋，这人名叫杰尼逊，年纪大约三四十岁，他追求伊娜已有好些日子，而且非常热烈，但伊娜始终不理他。两天之前一个晚上，大概因伊娜又拒绝了他的求爱，他怒冲冲地跑出咖啡馆，走了。

警察局获得了这线索，急于要把杰尼逊传来盘问。在一家低等旅馆里终于找到了这人的行踪。旅馆职员说，他昨天下午出去了，据他自己说是到圣海伦斯做工去的。警员就立即到圣海伦斯去调查，那里却又回说没有来过。

加利根和斯诺又到火车站、轮船码头去调查，有无形迹可疑的人在今天

早晨离开波特兰。

“假如我是杰尼逊，我决不离开这里。”斯诺说，“我先在城内躲一些时候，等警察的注意较为松弛，停止监视车站码头之后再走。”

于是探员和警察组成许多侦查队，密布全城，所有酒吧、饭店、夜总会、旅馆，以及其他公共场所，凡凶手可以匿迹的地方，都遭到侦查队的光顾，差不多把波特兰城完全查遍了。

这天下午2点钟，一队侦查队带了一个患烂湿眼的人到警察总局赫恩特局长面前。

“这就是杰尼逊。”侦查队报告说。

那家伙对于无故被拘，表示愤慨。加利根和斯诺立即审问这嫌疑犯。他们不说破伊娜已死，只说她仅仅受了一些伤。

“今天清晨12点至1点之间，你在什么地方？”甘立提问。

杰尼逊举手在额角上摸一把，好像要从混沌的脑子上把蒙着的蜘蛛网摸去一般。

“我不知道。”他含糊地说，“我遇见两个朋友，于是我们就去喝酒。今天早晨醒来却是睡在一个陌生地方——哈！原来在旅馆里，我自己也弄不清怎么会到这地方去的。旅馆职员对我说，昨晚有两个人把我送到那里的。”

然而杰尼逊又不能说出那旅馆的地址。几小时之后，探员找到了那旅馆和杰尼逊的朋友。原来两个朋友把这酒鬼连拖带抱地抬进旅馆，又抬到床上。三人就同睡一夜。据旅馆证明，两个人把杰尼逊抬到床上的时候还在12点钟之前。因这个证明给杰尼逊洗刷了嫌疑，所以警局就释放了他。

侦查经过整整一天，加利根和斯诺仍不能获得丝毫头绪。被害者是个外地人，她在波特兰没有密切关系，这是可以断定的。巴姆咖啡馆的老板希尔本来有事出门在外，直到他回到波特兰之后，才从他口中知道了一些伊娜的来历。不过，希尔并不能说出什么人曾和伊娜有关系，或者谁曾来访过她，所以仍没有一丁点蛛丝马迹可供追索。

“她真好，”希尔说，“她不爱说话，很尽责的，做事又快又好，我真